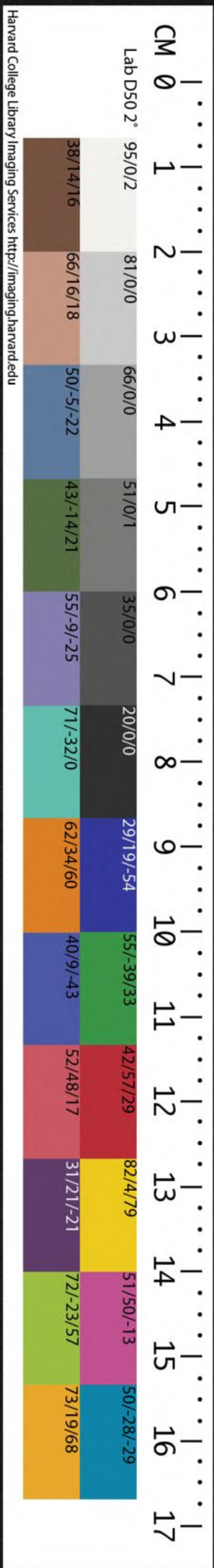


T 856/1188(3)

3

THE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3 1955





四書釋註

論語

下

柘城王欽初藁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子曰先進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  
反質便是老莊家言

愚按先進文武周公之遺風郁郁乎文哉之周也

子曰從我章

石門呂氏曰只在從難上發論四科亦偶然所記  
愚按程子曰游夏文學固非秉筆學為文章辭賦



者

子曰回也章

愚按註中默識心通是解悅字當與不違如愚章  
參看

子曰孝哉章

石門呂氏曰所以能得人之不聞者只是孝有其  
實父母兄弟之言朝夕浸潤洋溢以至鄉邦翕然  
無異詞耳非謂父母兄弟之言不足信而必以他  
人之評贊為定論也

愚按父母昆弟之言人不聞之孝之聲由內而達

外也一家骨肉之際感化最難故夫子稱之

南容三復章

愚按謹言則慎行可知此聖賢之學也

季康子問章

顏淵死顏章

愚按禮本乎情情中之禮義也

顏淵死子章

愚按天字指氣數言

顏淵死子章

愚按學者當於此觀聖人之情發而中節之和也



顏淵死門章

愚按謝氏曰不與車義也哭之慟情也不得視猶子分也愚謂此情之至義之盡天理之自然也

季路問事章

愚按總一敬字事人如此事鬼神如此生如此死亦如此不事人而事鬼不知生而欲知死皆妄也素其位而行敬而已

閔子侍側章

愚按不得其死然深望其變化氣質魯人爲長章

愚按註中理字人事之宜也

子曰由之章

愚按子路之未入室只是氣不得所養耳

子貢問師章

愚按道以中庸爲至此千古學脉

季氏富於章

愚按師嚴而友親是聖人因物付物之道亦是中節之和

柴也愚參章

愚按程子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者曾子是也易



簧之時非幾於聖人者不能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優爲易簧之時心卽理理卽心聲爲律身爲度仲尼沒得其傳之正者曾子而已○四子好處病處都有曾子竟以魯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

子曰回也章

愚按窮理樂天是顏子學問

子張問善章

平湖陸氏曰大全雙峰饒氏曰上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

踐跡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於室以其無學問之功也○語類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按神化地位亦是入室以後事但不必至此然後謂之入室蓋入室又自有淺深○子路之未入室是踐跡而未透者也與善人之不踐迹不入室不同

愚按只質美未學四字盡之不踐迹未學也惟其不踐迹故不入於室使其好學則不止於善人而已何以好學格物窮理是矣

子曰論篤章



愚按言貌不可以取人重實學也

子路問聞章

石門呂氏曰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以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童齒豁仍守故步耳六子此節是為由求各展一步也若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脛續鳧腳將使二子共成一様不尷尬東西而後已耶

愚按義理之中中庸之道也有父兄在此家庭日用之常耳

子畏於匡章

愚按聖人遇強暴盜賊未有不避其鋒若子在回何敢死極平常話註曰不赴鬪而必死也

季子然問章

石門呂氏曰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止亦愛君行道真大臣心事大臣學問愚按道者當然之路只有一箇道字不可則止正在道之中反經合權開奸雄之路矣

子路使子章

愚按修己治人隨處體認不拘仕與未仕子路之



論亦是正理但於子羔則未宜耳夫子不斥其非而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曾皙章

石門呂氏曰竊疑夫子問何以酬知而點之言乃如此所對非所問若說作佛氏機鋒掉頭吐舌竟成一重公案恐聖門無此怪妄也不知三子當時皆從政私門而曾點獨隱居不仕故三子之言志自是仕者之言曾點之言志自是不仕者之言但其氣象雍容詞旨高曠有非石隱一流之所能言然則夫子之與正與點之切實爲已非與其高竑

恂恂不著邊際也○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畧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原從聖人源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暮春者一段說話已涌喉舌間卻趨趨退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傲睨三子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此一句閒語有如許氣象下面三子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正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平

愚按朱子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



欠缺亦只指其動靜之從容耳又曰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其流只是說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耳若說得太玄妙便似佛老○四子言志各就本色信口說出聖門別無粧點伎倆只曾點氣象在當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卻信不過到後來再一問便覺他胸中走作若是顏子曾子自然直下承當決不再問三子討高下矣夫子後來只說爲國爲邦絕不把曾皙再與較量此意極微曾點念念要與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學問要當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

只有勇知方足民爲相卻都是春風沂水夫子何曾不與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是性地風光所以曾點只叫做一箇狂

顏淵問仁章

石門呂氏曰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已克得一分已卽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已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已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雖克已而禮尚有未復者故必克已復禮爲仁始圓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足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已爲事未嘗翻案也蓋



自大賢以下不能無私欲之累必須從克已下手到已私克盡天則尚有未復須於復禮著力蓋至此地位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已工夫艱重○仁非知勇不全不大知則非字之精細不能及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掃不能盡朱子至明至健二義正實闡非勿二字不是幹補闕文也

平湖陸氏曰不曰理而曰禮者朱子謂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理無形影故曰禮函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此禮字與孟子四端之禮字在性上說者不同新安陳氏謂此是專言之禮恭

敬辭讓偏言之禮也這已與禮卽虞書之人心道心是也○程註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二句論工夫則內外交相養固應並重在此章則重在制外養中邊朱子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此亦是言外意

愚按仁者心之德見於外爲禮天理之節文也反此則爲已非禮是也克勝也卽四勿字視聽言動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須知聖人心法只在視聽言動之間舍此而求則佛老矣天下歸仁言其效只是論理之辭朱子曰歸猶與也呂氏洞



然八荒皆在我闔則頓悟之說也

仲弓問仁章

平湖陸氏曰敬恕未卽是仁是所以求仁敬恕到熟處盡處無私以間之便是仁大全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子張問仁章勉齋黃氏解心存理得則敬恕二字似各兼內外彼以心德事理分內外此是以持身接物分內外○程註敬字以心廣體胖言之又以謹獨言之見敬不是勉強束縛之敬亦不是外貌裝飾

之敬以程子之言推之恕亦不是外貌徇人從至誠惻怛中流出所謂無忠做恕不出○晚邨謂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不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出門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愚謂敬恕是峻補方亦是發散方顏子仲弓分別處只是用急用緩不同其峻補發散則一也

愚按乾之象曰自強不息顏子之克已復禮自強處多故曰乾道坤之象曰厚德載物仲弓之主敬行恕及物處多故曰坤道朱子曰學者誠能從事



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此又示人以從入之方面而乾坤合德矣

司馬牛問章

愚按註中心常存從爲之難三字中指出切要工夫

司馬牛問章

石門呂氏曰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留箇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卽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朱子於上章爲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

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

愚按范氏曰內省不疚則不愧於天不作於人由此而至於樂天知命獨立不懼聖人之事也

司馬牛憂章

愚按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張子曰敬是持已恭是接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是也近世淺薄以相驩洽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爲主也愚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則生死富



貴不徒委之天命所爲知命立命者也

子張問明章

愚按明不求之於遠而求之於已明而且遠也此是知言工夫

子貢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操根本要在平日故去兵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法也○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決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去食又找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二句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

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若只於兵食利弊商量則守信亦是利上事於子貢問意已不見其妙於聖人答處不但不切正相反矣平湖陸氏曰這章與孟子桃應問曰章同是直窮到底

棘子成曰章

愚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原是天地間自然有的亦天地間不可少的不然則棄禮蔑法成何世界

哀公問於章



石門呂氏曰吾字與下節百姓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卻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百姓足百姓不足二句中須見行徹不行徹之根由孰與不足孰與足二句中須見君民相關處卽對副用不足實際

愚按知君民一體之意自節用以厚民也告君之言自是如此

子張問崇章

愚按主忠信徙義自是修己正論所謂辨惑與答

樊遲之意有別亦因其人而告之不同耳

齊景公問章

愚按朱子曰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須知千古經常正是春秋時對症之藥此孔子刪定六經之意也

子曰片言章

愚按子路無宿諾信也而忠在其中忠信則無私心無私心則明明則決

子曰聽訟章

愚按侯氏曰使民無訟堯之黎民於變時雍文王



之民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皆其徵也

子張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畧過  
○居指其居心處非燕閒之時也○倦與不忠其  
原皆出於不誠然則爲政之道一誠而天下之理  
已畢矣不知聖人卻不如此說誠固自然無倦然  
未能無倦須是時時提省使之無倦誠固自然以  
忠然未能以忠須是事事勉強使之以忠要其提  
省勉強處卽誠也

愚按始終表裏只一敬字

子曰君子章

愚按用心不同學術各異也

季康子問章

愚按政者正也千古確論子帥以正爲季氏言也

季康子患章

愚按彌盜之源是經濟亦是學問聖人亦從心上  
做起

季康子問章

石門呂氏曰德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誼耳此  
節以善字對殺字不以德字對殺字草上之風必



總論  
論語  
三  
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之率民以善固偃率民以惡亦偃

愚按感應之理人情之至亦天理之至  
子張問士章

石門呂氏曰質直三句對針下節逐層講出爲已  
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  
退藏於密境界與下節直是雲泥路隔

愚按此名實之分

樊遲從遊章

愚按楊氏日記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以見遊焉

息焉無非學也孔子於舞雩之下與點之詠歸異  
矣學者宜深味之然後知聖賢之異愚謂然後知  
聖賢之學

樊遲問仁章

石門呂氏曰樊遲原有兩疑專爲知者之事是一  
疑又未達所以能使之理是一疑集註自明下文  
富哉言乎答專爲知者一疑也舜有天下答所以  
能使一疑也今人只講專爲知者一層至所以能  
使一層全然不講誤矣又舉直二句緊接知人之  
下原是夫子說知者之事見其能兼仁非並言仁



知而樊遲故諱問仁而言問知也時解亦誤  
愚按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欲知  
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既問諸師又  
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愚謂此見古人  
之學弗知弗措是格物窮理真工夫  
子貢問友章

愚按朋友之道異於君親各有當然之則

曾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  
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

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卽會友內見  
也○講明道學只貼知一邊說取善進德是貼行  
一邊說知行本是一串事故註雖平分而實未嘗  
不側注也○人之所取乎朋友者專爲明道易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學明道朋友之益於  
此爲大若取善輔仁反是借用之蓋天下道理精  
微詳細非講習不能明非朋友則不能講習若進  
德修業只在我自勉之非他人之所能與縱有賢  
師良友不過爲之資益扶助而已能不輕放上句  
方爲特識



愚按文自是書詩六藝之文道之所在仁之所在也

子路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愚按曰先曰勞把百姓分內事全副精神獨力承當更有何事若說請益已自倦矣故下一轉語曰無倦君子自強不息之學也

仲弓爲季章

石門呂氏曰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卽我現

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之知故著力在舉字舉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辨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弊乃得

愚按聖人之心公而大大則衆人之賢皆其賢也仲弓視聖人則小矣要之亦公耳非若後世之樹私門結朋黨也

子路曰衛章

石門呂氏曰此當與桃應問曰章叅看皆是天理合當如此不必說到事勢上去



愚按聖人以正名救衛亂如孟子以不嗜殺人一  
天下都是窮其病之所始而藥之藥到病除聖人  
初非誑語○名正言順人倫之正卽天理之至此  
中界限如何容得一苟字

樊遲請學章

愚按聖賢學問原與細民異

子曰誦詩章

石門呂氏曰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灑掃進退以  
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以至聲音笑貌之  
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若謂性命

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卽分  
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  
之旨以此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  
政不能專對矣後世講經學之弊皆出乎此○窮  
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面  
墻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言耳正要能勘徹根  
底

愚按示人以學詩之法古人之學皆能行之程子  
曰窮理將以致用也○註中人情物理四字是讀  
詩之法聖人之學全在人情物理上探討溫厚和



平又須於涵養上得之

子曰其身章

愚按侯氏曰正已而物正者也

子曰魯衛章

愚按尹氏曰言其政之相若也

子謂衛公章

愚按聖人於人一善必稱非稱其人也是聖人格物窮理之學○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可以觀學○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須知去驕去吝是絕大學問

子適衛冉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之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卽學校中尙未有異氏之學也故夫子只言富之教之而已至孟子時便不得如此直捷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異端富之教之必先辨所以富所以教之具此世變不同也愚按庶而富富而教此治民之序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之者

子曰苟有章

愚按期月三年煞有定見



子曰善人章

愚按誠哉是言思善人也爲邦百年善人之久道也

子曰如有章

石門呂氏曰仁字最難形容如春水方生瀰漫盈溢雖溝洫細處無所不到方爲極盛若驟至之水雖有排蕩洶湧之勢然只在大江大河流瀉過去其支流曲港或所不及所謂其涸可待者也霸術驩虞固不必言卽王者治功若不重熙累洽亦未易至也

愚按程子浹於肌膚淪於骨髓此八字善狀仁字子曰苟正章

愚按與其身章同意

冉子退朝章

愚按政字事字一稱名之間不苟

定公問一章

愚按全重一知字識微之君子能格物窮理者也葉公問政章

愚按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近悅遠來之謂也



子夏爲莒章

愚按范氏曰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期亦不可一日而成也如日月東西相望而不已則無不達矣見小利以爲足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如天地之利萬物無有不利大事豈有不成者哉

葉公語孔章

石門呂氏曰葉公此論不是庸昧無知卽二氏任真無我寃親平等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倫至理以動之在葉公口中極言其行之高思以

易天下叙來巧妙而駭趨自生在夫子口中頓挫隱之似不直其言冷而嚴婉而正○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以父子相隱之道通混哉

愚按天理人情之至天理在人情之中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仁卽天理也人之情由於性也

樊遲問仁章

愚按恭敬忠總是一箇敬字敬無終始是徹上徹下語



子貢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行已三句雖分志才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卽在行已有恥中出來有恥固不是一味蹇諤廉介若講到精微處便是動必合禮內省不疚也只完得一箇有恥以此而使於四方豈有辱命之羞乎天下固有能有恥而未必不辱命者須知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盡精細融徹故也後世惟不知此義將體用打作兩撇遂有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論夫體猶火也用卽火之光也天下豈有有火而無光者火光或有昏暗必其火之本體微

昧故耳○論品地之高下是一節低似一節若論行誼之輕重又是一節緊似一節一節低似一節則當以首節爲宗一節緊似一節須從末節著眼愚按不特孝弟信果是篤實自得行已有恥亦篤實自得者恥字是篤實之本不辱正有恥也

子曰不得章

石門呂氏曰玩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鄉原流俗必不可者在狂狷雖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不是贊賞狂狷見聖人望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爲道意亦寓其中狂狷固非生質然人



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卽聖人之所與也與狂  
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  
顧無人茫茫安屬禪子尙云等取一箇半箇勿令  
斷絕去半箇之說亦復如是

愚按註中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激厲裁  
抑正聖人教人之法也

子曰南人章

愚按恒常久也無恒則妄人也易備言之玩其辭  
玩其占而已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後世朋黨之目固是小人以之害君  
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喜人之同而惡人之  
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  
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  
連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  
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  
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心處打掃箇乾淨  
纔有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爲彼用只此  
一點相爲我用之意便是戈鋌箭鏃尖鋒相對豈  
復有和字根苗哉後之反復傾軋固是我立心處



自名之耳。○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  
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  
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居常時和而論辨時不  
同。○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  
也然和自有和之意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  
辨意也

愚按總是義利之分名亦利也假聲氣以樹私人  
爭標榜而無實行皆小人也和同正自有辨

子貢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好惡以善不善爲斷是活法是定法

○古者取士之法自鄉舉里選辨材論定以至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之蓋人之難知  
如此子貢正患人之難知而欲以鄉人之好惡爲  
考驗其意未始不善但徒知鄉人之有好惡而不  
想鄉人之有善不善是其病耳夫子謂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當以善不善定好  
惡而後以好惡辨賢否參互錯綜以得其真正是  
借鄉人爲考驗非廢考驗而任獨斷也若謂鄉人  
之論總不足憑先要自己胸中識得善不善爲主  
則更有捷法何不竟向其人辨取善惡而必博求



之鄉人不多生幾許轉折耶○夫子取人之法正用鄉人非廢置鄉人

愚按論人之善不善以好惡辨之論好惡之人仍以善辨之此知人之法亦窮理之事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說之不以道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卻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

作用卽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

愚按公而恕純是天理無我之私也私而刻人欲也純是有我君子之心有學問在所謂大居敬而務窮理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從君子小人術氣象摹画而得名

愚按朱子曰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驕盛氣釋驕之形

子曰剛毅章



愚按此性相近也

子路問曰章

平湖陸氏曰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詠於書詩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憇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切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即在語言上見故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切憇二項俱有忠告意俱有善道意

愚按內外之際不混於所施非不窮理者之所能  
○本原是大涵養人切切憇憇怡怡不過渾成圖  
函朋友兄弟亦是自然流出肖物而付耳

子曰善人章

愚按教民非教之戰也須當想其如何作為三代與今異矣知三代則知今日善經濟者必窮理也  
子曰以不章

愚按三代之時兵民合一後世兵與民二之矣

憲問恥子章

愚按君子之仕將以行其所學也恥者恥其無可  
行之道非恥穀也



克伐怨欲章

石門呂氏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箇字是仁字全像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於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芽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強制於外伏於中者爲主制於外者爲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爲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爲

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強工夫粗甚矣

愚按顧端文曰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卻告之以克已何也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已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

子曰士而章

愚按張子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



輕遷皆懷居也

子曰邦有章

愚按尹氏曰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愚謂尚須有轉禍工夫

子曰有德章

愚按德是躬行故對言字看仁是存於中勇是發  
於外此虛實內外之辨也

南宮适問章

石門呂氏曰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  
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

二病俱有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  
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  
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意思熟落則舉善念  
便是惡念根纔絕也於是有人卽從此中翻出一  
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  
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  
修矣若不答适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  
差入那裏去也須實發出行法俟命之意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後至程朱始發明之今  
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望人心之反經耶○夫



子既不答矣因其出而嘆許之許其人卽所以是其言也然語意含蓄似與上文不相蒙而脗合之意自在言外方是夫子氣象

子曰君子章

愚按非放寬君子一路正見仁道之難也日月至焉亦君子也

子曰愛之章

石門呂氏曰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忠爲愛也總之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無學術

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子曰爲命章

石門呂氏曰當時如齊之宴子魯之臧孫衛之文子晉之士匄呂相以辭令聞然皆一時一事之得失鄭則唯賴此以立國存亾係之與他國之命異故夫子特表之



或問子產章

石門呂氏曰陳臥子云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終其身無患者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污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力有丘山之惡猥云不怨吾不知其所終也已按飭身清潔自是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樹塞反坫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常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

臣其奢侈畢竟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當時執政以小廉邀主眷以排擊清流而聲氣中又多豪奢不簡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言亦有爲言之耳愚按各就其人而論之無溢辭也

子曰貧而章

石門呂氏曰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氣血激烈之無怨有學問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知命之無怨只無怨之境界說得深峻



則難字不講而曲透矣此節是泛論常人之情不  
是說無怨學問品詣○貧而無怨未是向上至處  
聖人就人情順逆間放下一步立論耳○此世情  
語也何爲出之於聖人之口不知人非大賢以上  
由他聰明由他崛強由他高簡瀟灑畢竟擺脫此  
世情兩字不得夫謂怨驕總是一箇病根貧富總  
是一場境遇易則俱易難則俱難豈不是絕頂道  
理然而不然也富則雖中材可以無驕貧則雖賢  
者不免有怨世情如此直是無可如何  
愚按聖人之道全在世情上學者當於此中認天

理

子曰孟公章

石門呂氏曰註云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  
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爲人一也因知國家之任  
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違其  
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義○爲趙魏老  
則優家愈大愈見優也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國雖  
小尚不可爲也兩句語勢自有轉捩  
愚按人才各有所宜須知知人亦窮理之事  
子路問成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言有四子之長而文之以禮樂是質與學兼優者也後言思義授命久要不忘是學雖未至而忠信之質有過人者

平湖陸氏曰文以禮樂卽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累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至此方成其爲知廉勇藝○註材全德備指

兼四子之長言中正和樂指文之以禮樂言

愚按知廉勇藝恰好處便是天性便是文之以禮樂如衆花釀密則無花衆味調羹則無味張子韶曰須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中造化名

子問公叔章

石門呂氏曰試問不言不笑不取與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二者孰難今人必曰後說尤難夫不言不笑不取天下必無之人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天下容或有是人使於此中不曾實下手做工夫卽做工夫而於至善精微之處



不實見其瞻前忽後卓爾末由則讀是章者雖謂  
時言樂笑義取尤難於不言不笑不取而意中恐  
不能無疑也

子曰臧武章

愚按此春秋誅意之法

子曰晉文章

愚按總論二君不專指一事正者正行其事也

子路曰桓章

石門呂氏曰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  
夫子兩答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

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  
人總不懂夫子之旨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  
節之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  
一之功所能比也

愚按春秋時天下無王久矣管仲一旦尊周室使  
天下皆知有王君臣之大義復明故曰如其仁○  
按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夫子則曰如其仁如其仁  
學者正當於此思聖賢之論認得仁字假字

子貢曰管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此章義指甚大君臣之義域中



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勲業作爲無  
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卽可不論君臣  
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  
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  
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  
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  
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  
小不是重功名也○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  
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按程子曰管仲不死  
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

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  
未必不出於求主然其時義尙有可生之道未至  
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  
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  
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程朱之論也所謂匹夫  
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  
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  
時原不可死死卽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旨  
未徹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卽程子兄弟之說愚尤  
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人每云爲傳從



亾與委贄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公家之臣非公  
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害理

愚按夫子不責管仲之死而許其功可以不死也  
其功之大在一匡天下匡正也正君臣之大義也  
春秋之時不知有君臣又安知有父子兄弟夫婦  
乎仲知之仲之仁也有君臣則有父子有兄弟有  
夫婦矣夫子之仁管仲爲萬世之倫說法也

公叔文子章

愚按薦賢爲國是美事況以家臣而引之同仕公  
室非其大公無我者能之乎因公叔文子有此事

故贊之曰可以爲文矣其實不在文字上作解也

子言衛靈章

愚按用人各當其才靈公之一長

子曰其言章

石門呂氏曰爲之也難只由言之太易後不得踐  
耳但謂不能踐言是尚有欲爲之心特因言時好  
爲苟難後來不克相副猶未是大言不慚一種人  
也所謂言之不怍者專是欺世爲人方其開口時  
本無必爲之志只揀好聽說話儘著說去其不度  
量能否難易亦由無必爲之意所成所以徒謂之



大言而謂之不作言其本無此意而慢以欺人其  
恥之心已亾也

陳成子弑章

愚按總是明君臣之大義不特請討是君臣之大  
義沐浴而朝敬謹之至亦君臣之大義兩曰以吾  
從大夫後不敢不告皆以明君臣之大義也

子路問事章

石門呂氏曰勿欺也六字說做一片總於犯字中  
撮出勿欺作主不說做兩節故犯字情狀事術自  
不同若勿欺外另有箇犯法則犯爲作用作用卽

欺矣講犯字要是勿欺之犯方佳○事君有犯無  
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  
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  
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  
愚按惟勿欺則能犯犯之中有一毫爲名爲利之  
心皆欺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都在此人倫  
日用事物之內譬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  
下者在此下上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卽在此



路上變遷不定更不能跳出別路去然行此路者  
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上者步步高去發心下者  
步步蹋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  
嶺必竟上者喫力而下者順勢故下多而上少其  
有中立住腳者乃掙挫不上之人乃爲變下之計  
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山嶺  
中無棲泊處也

愚按日用平常處處天理坦蕩蕩卽上達也計功  
謀利事事掛懷長戚戚卽下達也

子曰古之章

石門呂氏曰爲己爲人只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  
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  
向外直追到發端幾微處辨論耳  
愚按爲己是自己身中事經世利物之作用都在  
其中爲人只徒求人知耳所謂盜虛聲者也  
蘧伯玉使章

石門呂氏曰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  
要從缺陷中見功力耳

曾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



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卽位若思外有位卽分兩層卽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卽心卽境從心生感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是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欲洗發盡致須以位字爲主方能如意○不出位正是思之極處○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

頭自警策耳須句句從曾子分上體認親切若泛講易義與虛論善思之道都不著痛痒○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卻於理不背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家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皆有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燦然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若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以多思少思解出位非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良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平湖陸氏曰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原非位之可限中庸言慎思子夏言近思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事到面前須要審我之位有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當如此者便亂做不得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邪者違理之謂也出位者未嘗違理而不合乎時中之謂也這位字要看得好上章位字說得粗位對

政言不過是公卿大夫之位此位字說得細隨處皆有位富貴貧賤患難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位也同一君臣而親疎之不同同一父子而嫡庶之不同以至處治處亂處盛處衰又種種不同莫非位也又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一件則有一位當揖時則有揖的位當讓時則有讓的位位變則理從而變昨日之位應如此今日之位又不應如此彼處之位如此此處之位又不如此內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動須要恰合乎位之當然稍有過焉是出位也稍不及焉亦出位也此比



素其位而行亦較細素其位而行只是富貴貧賤  
患難之位這出位病痛大抵皆出於思思得一毫  
不差發出來方能不差然思最難得不出位有因  
適莫而出位者有因意必固我而出位者有溺於  
聲色貨利而出位者有拘於氣稟習俗而出位者  
有惑於異端曲學而出位者有志動氣而出位者  
有氣動志而出位者內而徇已則見有身不見有  
位外而徇人則見有人不見有位見之不明則不  
能不出守之不固則不能不出是必有居敬之功  
然後心專一而不出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

不出是非君子不能君子只是運用天理到爛熟  
的人此心如權度一般隨物之輕重長短各還其  
本分無一絲過不及位應如是思卽如是無一物  
可以搖惑得他無一物可以牽制得他千變萬化  
都只在一定不易的道理上所以在易爲艮止之  
象易所謂不獲其身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  
不見有身也見有身則不免徇已而出乎位矣易  
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  
而不見其人也見有人則不免徇人而出位矣孔  
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出位也顏子之如有所



立卓爾不出位也。孟子之不動心不出位也。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發而皆中節不出位也。大全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學者最要體認明白。

愚按范氏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之論甚好，原是就日用見在上論位。

子曰君子章

愚按過字從恥字來

子曰君子章

愚按不憂不惑不懼原是夫子自寫心得之言。夫子自道也。猶言夫子自說是如此望道未見之意也。

子貢方人章

愚按方人雖亦窮理之事，必以居敬爲先。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

子曰不患章

愚按此丁寧告戒乎求人知者。

子曰不逆章

石門呂氏曰：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抑又先



覺也以道理言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能將逆億之心對出先覺之理便精確○三句都是誠亦都是明分貼不得然學者做工夫於誠明二字宜如何曰誠明只是一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若論學者所以靠用逆億與不能先覺之故只坐見理不明其次工夫在窮理格物有所未至則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喫緊用力處每見篤誠之人其處事接物過向忠厚意亦欲以至誠感物然往往被欺見給而自取困躓者其生平全靠一誠字而不於窮理格物著力故也然則信及豚魚豈無其

理乎究之其所爲誠者亦非誠也

愚按魚鳥本無機因佃漁者之機而教之機人心本無詐因逆億者之詐而生其詐故逆億忘而先覺矣非先覺其詐與不信也覺之先而自無詐不信也

微生畝謂章

愚按以固字破其佞字中有道焉非衆人之所知也

子曰驥不章

愚按驥有力而稱則以德非不貴其力也



或曰以德章

石門呂氏曰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爲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於釋氏則竟看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總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駁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那移不得纔得箇四平八穩耳○釋氏作平等觀冤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殺等殺不知等殺之爲

天也

愚按德怨報復各有天理平之謂也以德報怨流爲釋氏之解冤釋讐置君父之讐而不報烏乎可此窮理之事也

子曰莫我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卽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是聖人之學



平湖陸氏曰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蒙引主積久說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是爲上達存疑主逐節說則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存疑是泥於程註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之言蒙引云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爾按蒙引最是其實程子亦是主積久說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者言初間只管下學到後來便上達並無別樣工夫不是謂一下學便上達也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者初間非離天理

也但只見人事到後來神明默成時非離人事也但只見天理至若大全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卻似兼蒙引存疑所說朱子已辨之矣○講者有以墮除聞見獨持心體爲下學者謂如此方是子貢對病之藥不知子貢病痛不但是專事聞見不求心體其聞見處亦不著實夫子此處指示正欲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欲其墮黜聞見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正下學之事愚按自灑掃應對以至窮理盡性無二致也下學而已天人一理也故知我其天不怨不尤總是下



學事程子曰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上達須知聖人格物窮理是徹上徹下工夫

公伯寮愬章

愚按命指氣數言氣之運轉有興廢厚薄之變

子曰賢者章

愚按所遇之窮以觀聖人之變

子曰作者章

愚按作者隱而去也

子路宿於章

愚按不知不可爲而爲之愚人也知其不可爲而

不爲賢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聖人也諸葛武侯曰卽不伐賊漢亦必亾與其坐而待亾不如伐之此處真有挽回造化手段晨門一語亦是聖人知己

子擊磬於章

愚按果哉末之難矣無限深情

子張曰書章

愚按人君居喪之禮是天理人情之至

子曰上好章

石門呂氏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只是尊卑等



威事事分明民便知尊君親上之誼故易使耳謂  
以禮使民者固非謂上自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  
亦非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名一物一動一  
靜莫非禮也惟上能好之則事事辨其數制物物  
辨其等分犁然當心樂此不疲而禮制大明達於  
上下民之易使固其宜也

子路問君章

石門呂氏曰近人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分  
別似只一修已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其  
修已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境界再

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塗○安人安  
百姓在修已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卽了更無次  
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  
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  
姓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安百姓不是舖  
張開去語乃倒縮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修已到  
盡處安亦到盡處則此修已與上修已分量已不  
同矣

愚按修已以敬安人安百姓步步有工夫非一了  
百當也敬字是致知格物是誠意是正心修身亦



是齊家是治國是平天下節節推節節有敬此堯舜之心法也程朱之心法亦從此來不可不知

原壤夷俟章

愚按此聖人教人之一端

闕黨童子章

愚按此教童子之道

衛靈公問章

愚按聖人之行止聖人之困阨皆聖人之學之所在

子曰賜也章

石門呂氏曰曰一以貫之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曾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為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為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得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椿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非也○謝顯道博舉史



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竦然及看明道讀史  
卻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  
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後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  
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  
貫爲密室之帕皆狐禪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  
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一貫多識不是兩件  
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  
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卻不是  
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  
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

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  
平湖陸氏曰這一章當與曾子一貫章同看但彼  
以行言此以知言耳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今且  
先將一字認明白了則兩章之旨如破竹矣今人  
皆指此一爲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這心是如何  
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爲一理謂是此心之理亦未  
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釋氏亦言心  
但彼所謂心只是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魂這  
箇如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  
萬殊處精煉來是極實的·不是空虛的·所以便能



貫盡萬事萬物這箇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先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是生熟不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恕當這一字程子則謂言仁義亦得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朱子則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統異以此推之謂之敬亦可敬者萬事之主宰謂之誠亦可誠者萬理之樞紐忠也仁也樂也敬也誠也總是一心總是一理但工夫未熟則不能貫這是學者之一不是聖人之一工夫熟後則無所不貫這就是聖人之一故聖門以此作上達境界必待學者工夫

積累將有所得然後告之若工夫未到則直教之存養致知力行存養是內一截工夫致知力行是外一截工夫故中庸致中致和尊德性道問學皆分作兩截惟曾子精察力行子貢多學而識皆將有得故呼而示之但子貢力行處尚未及曾子故知處能貫行處未必能貫夫子亦只是從知處告之子貢知處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握得定故必疑而始信此則兩章之分別也所謂未一貫前存養一截工夫亦要看得好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之外另有一段存養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多學而



識時一段誠敬的心耳故朱子註曾子一貫章只說得精察力行註子貢一貫章只說得多學而能識存養卽在其中矣蓋存養致知力行雖是兩截工夫卻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總在一時但覺得內自內外自外內一截工夫貫不到外面耳到一貫時則權度在我天下萬事皆跳不出外卽是內內卽是外無兩截之可分矣夫子呼二子而問之者不是要於平日工夫外另有求一工夫另有易簡法門只是要其平日工夫曾到不曾到及其旣聞一貫之後曾子依舊仍去精察力行子貢依舊

仍去多學而識只是生熟不同始終並無兩樣工夫○當日夫子告曾子子貢決不是含糊說箇一自然是有著落的故曾子卽應之速而子貢亦不再問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體用俱分作兩截至此則偏重在體上似另有箇直截工夫曾子借忠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忠自忠而恕自恕熟了則忠卽恕而恕卽忠雖道只一箇忠可也並非另有箇直截法門曾子此二字塞了許多弊竇不然門人這一疑便要走到虛無



寂滅去了子貢後來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雖另有一番指點亦不是另有一番工夫只是文章熟後自能見得○一貫忠恕有生熟之分一貫中又自有生熟之分夫子知天命時已是一貫了到從心所欲則又加熟若顏子之卓曾子之唯子貢之非只是知天命地位愚按一貫不是學識外另有箇把握亦不是將一貫去學識若離卻學識將貫甚麼未見得時只有多識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曾子之忠恕亦離不得居敬窮理四字不然空中捉摸便是佛老○

對曾子言是平提宗旨對子貢言是迴流窮源要知然與非也亦是子貢恍然處故夫子一語道破子曰由知章

愚按德貴於知何謂知窮理是也

子曰無爲章

石門呂氏曰人都不拈時遇說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逍遙天子不得此最是學究粗論頭紹堯得人豈逍遙天子所能時文有云聖人之德類能之聖人之遇不盡能之二語徹上徹下又云舜非無爲之世舜非無爲之主尤見論世之識蓋舜前半截



所爲皆是放勳任內事受終以後得人而已此其所以無爲也

愚按恭已是無爲之本一恭字內有許多兢業故曰敬德之容○帝道無爲無爲者自然也管子曰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子之賞爲非者君子之罰因其所以來而予之則不勞矣此舜無爲之義也

子張問行章

石門呂氏曰參前倚衡只是工夫純熟無時無處非誠耳○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

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參前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若離忠信只說箇心字行字盡落禪窟矣

愚按言行從忠信篤敬流出忠信篤敬不依言行而有故參前倚衡刻刻皆然處處皆見此是自然本體工夫必如此纔於天下可不言而喻故曰夫然後行○註云與天地同體天地之體何體也便與之同自強不息而已

子曰直哉章

愚按論二子俱以其時論之



子曰可與章

愚按知者能格物窮理者也

子曰志士章

愚按程子註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須知實見得方是心之德實見得最難格物窮理之至也子貢問爲章

石門呂氏曰上器字對下士大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有嚴憚切磋之意便是心存心存便是爲仁○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其

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槩則自尊貴而悅不若已最是爲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著力其字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

顏淵問爲章

石門呂氏曰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卽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告之以此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入手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



暇說至此

愚按程子曰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

子曰人無章

愚按程子曰思慮常在事外

子曰已矣章

愚按已矣乎絕望之辭實深望之也

子曰臧文章

愚按聖人但就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生平此

就事論事之法窮理之事也

子曰躬自章

愚按玩註身益修人易從則薄責於人正有許多化導在不然如秦越人之視其用心之薄更甚於厚責者矣要知此是自治待人之正道不是周旋世故之虛套

子曰不曰章

愚按熟思而審處之敬事之法窮理之至也

子曰羣居章

愚按放僻邪侈行險僥倖總自不敬來



子日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義字朱子謂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若將義字說得經權變通無不咸宜則下三句贅矣○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卻指義以爲質又逐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恐直撞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不迫然無信則義與禮遜皆僞故信以成之總只在精義中見

○朱子謂信以成之是始終誠實以成此一事卻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卻須到成終乃見○看註云以爲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非頌美君子也

平湖陸氏曰他處禮字該得遜字所謂禮以恭敬辭讓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遜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爲例耳其實遜兼言動說○他



處未有不以信爲體義爲用者此章卻是以義爲體信爲用蓋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爲宮

子曰君子章

愚按學求在已而已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從沒世二字推想使天下庸劣榮膺人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勵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笑罵且由他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愚按有名有實名者實之賓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已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已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但說箇求已便有如何求之工夫說箇求人便有如何求之情狀不是真體會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于



何始得○不爭不黨正完得矜羣二字○矜自不  
爭羣自不黨議論豈不甚高然果如此只消說君  
子矜羣而已又何必言不爭不黨乎只緣天下自  
以爲矜羣而非矜羣故必以不爭不黨嚴爲之戒  
猶之識銀者必須先辨鉛汞也蓋爭黨中必無矜  
羣矜羣中庸有爭黨兩而字須重頓斷不得一滾  
直下也

愚按矜之中有道羣之中有理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人自人言自言本自不相干涉然往

往以此相綴合假借者只是成見私意爲之蔽也  
其病全在一以字上君子之心如太虛物來順應  
其可否予奪適如其分量而止何以之有○言字  
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的不是不舉只不以  
言舉耳人不好的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  
愚按君子之心大公無我取其言用其人各當其  
可而已○是能知人是能知言是集義後工夫

子貢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爲做  
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爲人情世故多礙向聖



人求圓通法也。○時文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貼切。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卽心卽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卽禪宗也。○人止說得一恕便了。須說得是終身可行。蓋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正是恕字極頭田地。愚按謝氏曰言恕則忠在其中。推其道可及於無我。愚謂恕字中有忠字。渾全之便是仁字。

子曰吾之章

石門呂氏曰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於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首節夫子自言其無毀譽下節是推原所以無毀譽之故。

平湖陸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真此毀譽也。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大嚴而流爲矯激者便是毀。有崇獎情殷而謬爲許可者便是譽。毀譽一行不但與直道相返失其是非。



之本心而天下種種病痛皆從此生長浮薄起奔  
競禍有不可勝言者○直道而行指三代之君言  
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在夫子只  
是法三代在三代則是因民心

子曰吾猶章

愚按傷時變也

子曰巧言章

愚按華言無實見小失大不居敬不窮理之故

子曰衆惡章

石門呂氏曰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

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况所謂  
好之惡之者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  
只是究其所以致好致惡之由正是聖人從人情  
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觸處懷疑自用講機警  
權術立翻案之說也

愚按察之中有窮理工夫非務爲刻核也

子曰人能章

石門呂氏曰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  
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道虛懸  
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同



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能載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年之遠無一聞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爲者卽在有覺之中但無爲隨有覺爲存亡盛衰耳○弘字有逐漸之義○弘字說得的確擴充展拓方是弘道他人說來只是載道修道行道也○此道字只就人身上說如性命事功人倫物理之類是也若說作天地陰陽自然之道則豈有待於人之弘而亦非人之所能弘也愚按窮理盡性至命人能弘道也理性命在天窮

之盡之至之在人者也

子曰過而章

石門呂氏曰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爲真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子曰吾嘗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之思思事理也但思事理不知學問便不下手去做故謂之無益今人看夫子之



思乃與異學參悟一般如此則荒唐幻妄之爲并  
且有害豈但無益又將與學背馳豈可祇云不如  
而已哉況如此說則竟似夫子起初走錯路頭後  
來歸正乃作此一番懺悔語耳吾願天下莫謗先  
師也

愚按學有程模徒思無益也所以致知必須格物  
子曰君子章

平湖陸氏曰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  
謀之也擇焉而惟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  
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這一謀字有學問思辨行

在有格致誠正修在這一憂字中有戒慎恐懼之  
意在有常日在之之意在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  
爲急蔡虛齋有言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天下  
之生紛紛董董上之人都不甚照管號照管者亦  
未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  
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也由他無置錫  
之地也由他則夫今之士上旣未有祿下又不得  
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不爲一家  
數口計耶

愚按道者日用常行之道則治生之道亦在其中



只爲今人把道字看得玄遠似二氏之參禪打坐便說得道與食相去遠了大全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則耕與學俱在謀道不謀食中學也固是道日用之事最多而食亦在其內非專謀食也而得祿在其中耕也亦道也耕全是治生之道而餒卻在其中可見食之得不得不專在謀不謀故末又言君子憂道不憂貧朱子曰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子曰知及章

石門呂氏曰泛論學者做工夫自當以知及仁守爲重至於此章論聖學王道到盡善盡美處正在細節小疵上較量分毫如造九層之塔到頂尖處更不可不完美耳定要以仁守爲重便失此章之旨凡聖人言語各有所當一槩將籠侗道理武斷不得且此章正論輕並不論重正爲莊蒞動禮一節輕似一節所以更不可忽也○須知不莊不以禮皆是仁守中看出來病痛所以必先從仁守說起仁守者誠意正心工夫又必本於致知格物天



下未有行而不本於知者且仁守是以仁守其所知之理耳說仁守而不先從知及說起便謂之無頭學問然則卽欲舉其所重亦當兼知及仁守而言耳

平湖陸氏曰大全朱子有一條云此章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此朱子偶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爲主亦無不可蓋小疵未去便仁不成仁知不成知然此皆非正意夫子只是論學之全功耳未嘗欲將某字作主也蓋仁知等字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叫不得

知不莊涖不以禮也叫不得仁若淺言之則知自知仁自仁莊禮自莊禮不必以一字貫通章○註氣稟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存疑總說爲是○不莊涖註謂是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潛室陳氏則以此心少怠妄念便生解不莊涖蓋內外一體不嚴於外到底是內面工夫有缺註是淺一層說陳氏是深一層說○禮字存疑在動民者身上言大全在民身上言淺說兼言如條教號令張弛寬猛緩急輕重得宜便是禮此是在動民者身上言○刁蒙吉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



之儀則此則去下句而以義字易天字蓋理自是  
天理義者事之宜言義則人事之儀則亦在其中  
認註最細

愚按變化氣質是學問之成功工夫只在格物窮  
理敬以涵養之○大全朱子曰知及之如大學之  
知至仁守之如誠意澁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  
得其正所謂敖惰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  
夫下面是新民工夫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大受如或委以重權或付以道統或

託以大事皆是不必單泥用人言也卽委權如或  
居台輔或總元戎或司鎖鑰或銜君命皆是亦不  
必單指相臣言也小人只是偏才不必說向邪惡  
周官虎賁綴衣皆小知小人也多材多藝君子未  
嘗不能小委吏乘田君子亦有小知時但不可耳  
不可只是概論其理不宜拘定實事作已知已  
受看小人不可大受在小才僨事者易見在奇才  
濟事者難窺君子大受乃由格致誠正修之功以  
至齊治平之事非但以有才爲大受也如以才而  
已則一匡九合豈非大受夫子又何以譏其器小



至於曹馬桓王蓋世雄才祇爲亂賊此則奸惡小人又不可之尤者也此三種人不可不辨  
愚按德大才亦大才從德出常人止論其才節取之耳

子曰民之章

愚按以最平常事論仁切近言之也

子曰當仁章

愚按全其在我而已何讓焉○我之當仁師授之也不讓於師則真不讓矣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與別章句例不同蓋諒尙近君子邊事不諒只在貞字中轉進一步不作反對看○正是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

愚按真正而固也信在其中諒必於信未必有理  
子曰事君章

石門呂氏曰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勤慎乃職亦止是善係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不



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中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字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見識，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聖人說箇後字，不是不要可知。

愚按：敬其事而已，後其食，止完得一箇敬字了。曰有教章。

愚按：修道之謂教，教賢知亦教愚，不肖禮樂刑政皆教也。

子曰：道不章。

愚按：張子曰：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旣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子曰：辭達章。

石門呂氏曰：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真訣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



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圓熟活套其言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卽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之達卽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亦不在意只在明理理明則自能以辭達意思歌巷語未嘗修辭而反能達意只是此事之理適明耳

愚按聖賢之言皆達意也六經之文燦若日星恰當之辭不求富麗而自富麗也

師冕見及章

石門呂氏曰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無心出之而自然中道者聖人也以處物之義自在吾心也有心爲之而庶幾其合道者學者也以在物之理仍求之是物也此章是言聖人分上事故說來如化工之肖物妙合自然凡看鄉黨及曲禮少儀等篇皆當作如是觀方見得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處而學者之事亦在其中矣

愚按張敬夫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



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以階及席則告之以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問而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義亦無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見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廢是道矣君子戰兢自持顛沛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聖人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愚謂聖

人之學如是而已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是叅贊功業性命功夫原只是最平常事

### 季氏將伐章

石門呂氏曰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爲辭四字是定冉求勘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丘也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末節直言憂之所在作結要之只四患字三無字著眼○上二



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季孫憂在蕭牆不在顓臾。正爲其所憂乃所以取傾耳宜側重無傾句方得。蓋字申明之意。○冉有只見有家夫子提出一國字。劍鋒甚利。卻與家字並說。正見安上所以全下之意。○蓋均無貧。節大意只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之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住。邦分崩離折。正不均和之患也。上文四患字。乃憂字針線。須知上二句不過引來起此三句。以見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顓臾之不必憂。不重。以此三

句釋上兩句也

愚按朱子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爲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嘗懼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常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



在當時蓋有難以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

孔子曰天章

石門呂氏曰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教大段如此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卽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

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

愚按註云通論天下之勢只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句是矣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直至陪臣執國命而後已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陪臣不足言矣庶人不議不得已而議之也○勢之中有理不言理而言勢者全在張弛處說則理卽禮也禮樂征伐無非禮也庶人之議議其非禮而禮存於天下後世矣○春秋之作議



之也

孔子曰祿章

愚按朱子曰此專論魯

孔子曰益章

愚按言友之不可不慎

孔子曰益章

愚按樂情也節性防滯以敬而已

孔子曰侍章

愚按三愆察理不精之故

孔子曰君章

愚按血陰而氣陽形之所待以生者聖人養之之法以理勝之而已朱子曰君子養其志氣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自少至老都要變化氣質

孔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提理字作貫線甚精方與知字有會知人知天知其理也○通章重知天命句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愚按畏字是戒慎恐懼工夫工夫只在一知字知

明善也

孔子曰生章



愚按人之氣質有此四等及其知之一也學也學是窮理窮理便變化氣質

孔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平素幾先不是臨崖勒轡○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臆腫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也○註中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須詳玩愚按隨事致思所謂居敬窮理便是思誠

孔子曰見章

石門呂氏曰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為功名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其蘊自見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硬將必須用世意牽入夫子胸懷非通章正意○兩見字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即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平湖陸氏曰顏子所造不讓伊呂註中云顏子亦



庶乎此勿泥看又云隱而未見不幸早死則是以  
此章在顏子既沒之後愚意以此章在顏子造詣  
未到之前先後本不可考註中原用疑詞似不妨  
以此備一說也況天下之大有二人焉亦可謂  
未見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皆然不必因  
未見一語盡抑聖門高弟  
愚按志字道字與善之分量不同求字達字與見  
字分量亦異未見其人思之也慕之也蓋有深情  
焉

齊景公有章

愚按以齊景公對伯夷叔齊以有馬千駟對餓於  
首陽人品懸絕如此

陳亢門於章

愚按謝氏曰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  
性成而分守定愚謂今人當知學詩學禮之法然  
後敢言以言以立之效

邦君之妻章

愚按此正名也夫婦人倫之始夫婦正則君臣父  
子各得其正矣故關雎王化之始也

陽貨欲見章



愚按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此孔子待陽貨法時其亾是適當其亾之時耳聖人曷容心焉若孟子說亦瞰其亾便涉作用不如聖人之渾融

子曰性相章

石門呂氏曰習非教之謂也天有氣運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變化氣質習并可以補性之偏勝

愚按易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成形賦理之間人物各得太極無妄之理是所謂性也一有形氣則有偏正純駁厚薄昏明矣有此則陷於物欲而為不善是所謂習也張子謂是氣質之性此性字是兼氣質言指氣之最初者與孟子性善之性不同

子曰唯上章

愚按有氣質之性自有氣質之才程子之所謂才與孟子非其才之罪也之才不同

子之武城章



石門呂氏曰君子小人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爲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坐定見在有位○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也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煞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

愚按古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諸身禮以恭敬辭讓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又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樂則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古人一舉動皆學則禮樂卽道也

公山弗擾章

石門呂氏曰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乎口氣是決辭不是疑詞

愚按學者當於此處細觀聖人之行

子張問仁章

石門呂氏曰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



存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吟嚙○須先識取仁字識取五者之於仁如何其能行五者於天下工夫如何方纔清切○仁理也行心也○不竟云行五者而云能行五者方見刻刻勘驗乃是心存○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纔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非卽指五者爲仁也說

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徧及天下爲仁也且不曰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勘驗事事用意也

平湖陸氏曰註中心存理得四字是仁字正解勉齋黃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理得是事之理常得分體用看卽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也仁非有他只是心無私事當理而已○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徧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蒙引非也雖中庸尊德



性朱子以存心貼之則心與理亦可不分析此處  
卻不如比○大全輔氏謂恭則仁之著蒙引謂其  
非本旨輔氏蓋以認五者爲心與理不知五者是  
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直謂之理  
○從勉齋蒙引說則仁從五者而出自成功時言  
從輔氏說則五者從仁而出自成功時言雖似皆  
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蒙引之說長○有謂於  
天下三字惟恐其寂守一心要無處不與天下相  
感通不知曰行五者便不是寂守一心了於天下  
三字只是要其不間斷耳

愚按問聖門求仁顏子是沉潛的如何聖人在視  
聽言動上告他子張是務外的卻說能行五者於  
天下曰總是仁體通天下爲一身的顏子工夫渾  
成聖人從天性上點出形色子張工夫高大聖人  
從作用上究竟本體其實萬物一體源頭初無二  
也

佛肸召子章

愚按張敬夫生物之仁知人之智看聖人最好欲  
往仁也卒不往智也

子曰由也章



愚按好學中庸之明善大學之致知格物也

子曰小子章

愚按學詩之法只是窮得人情物理我之情我之理皆於詩得之不止是讀詩之法窮理格物之法也

子謂伯魚章

愚按二南王化之基人倫之始謝氏曰人道之極皆盡性至命之事學者須識此意

子曰禮云章

愚按今人把禮樂二字全不體察看得極平淡無

意味不知禮樂是天地之大道所以說天理之節文學者於此識得則識天地之道聖人之道矣

子曰色厲章

愚按註中無實盜名常畏人知此八字說盡小人情態

子曰鄉原章

愚按只一似字便是賊

子曰道聽章

愚按學貴乎習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習之也



子曰鄙夫章

石門呂氏曰鄙夫不是猥蕙闖茸一流人正有機  
權作用○鄙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  
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逼成耳回思得之前有多少  
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  
之肺肝聲態盡露○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  
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

愚按功名富貴中原有道德舍功名富貴而言道  
德棲隱之流耳非聖人中正之大道

子曰古者章

愚按今不如古民性亦然習之故也

子曰惡紫章

石門呂氏曰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  
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  
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於其間則  
天地亦息矣若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  
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胥人類而歸於禽  
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喜自然學  
者反以其說爲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予欲章



石門呂氏曰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  
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  
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之問如何曰  
且靜坐便是此旨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  
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  
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  
一針錯走不得○此與無隱章最易錯入釋氏去  
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  
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

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  
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時行物生是  
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  
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

平湖陸氏曰註云與前篇無隱之義相發雙峰饒  
氏謂與吾無隱乎爾大同小異彼是說行處無非  
至理別無深晦的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  
必於言語上求雙峰之說正是註意此二章一言  
理是至顯的不必求之高深一言理是至實的不  
必求之言語總是道無不在之意開口說予欲無



言一句最要有得好不可將言字太說壞了聖人  
平日教人都是用言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經皆  
聖人糟粕話頭不是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  
塞天地原是至實的聖賢之言無非發明此理若  
專在言語上求卻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  
理看得道理不切實了故聖人欲以言開示學者  
又不欲學者拘滯於言予欲無言之嘆其旨示深  
矣○夫子斯言蓋欲子貢於動靜語默之間隨處  
體認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不沾沾在言語  
上尋求也必如此方是著實工夫子貢所以終聞

性與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於此也歟一篇  
鄉黨都是這箇意思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威  
儀容貌間無處不留心體察蓋知四時百物之天  
理動靜語默之皆聖道矣○慶源轉氏謂百物生  
是天理之發見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

愚按無言不是不立文字法門不是教外別傳朱  
子曰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  
已豈待言而顯哉此與無隱之言相發愚謂一動  
一靜卽作止語默也只在日用平常實落處行事  
其中便是天理之流行也



孺悲欲見章

愚按不屑之教誨聖人原不棄人

宰我問三章

愚按安字仁字皆天理之自然三年之喪所以節乎情仁之中有禮也

子曰飽食章

愚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用心之謂也

子路曰君章

愚按義是大勇否則血氣而已

子貢曰君章

愚按惡亦情也惡得其正亦中節之和有愛而無惡則佛氏之慈悲耳

子曰唯女章

愚按莊以涖之慈以畜之是聖人御下之道

子曰年四章

愚按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微子去之章

石門呂氏曰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



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卽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今人不解只挑逗殷有字面伎倆已畢至其敷衍贊嘆處則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須是殷有三仁方合

愚按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楊氏曰此三人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伯夷叔齊聖人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微子箕子比干聖人稱之曰三仁學者於此體認可以識仁

柳下惠爲章

愚按直卽介也所以爲聖之和

齊景公待章

愚按孔子以不用而去不繫乎待之輕重

齊人歸女章

愚按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章

愚按歷記聖人之出處當與鄉黨篇參看

長沮桀溺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易天下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



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  
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能見  
此理不能有此心惟孔明不逆觀成敗利鈍而以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盡死爲之猶得洙泗心  
傳程子所以稱其有儒者氣象

愚按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  
也學者須要識取仁字

子路從而章

愚按君臣之義大倫也所謂道也

逸民伯夷章

石門呂氏曰所謂無可無不可者只是精義入神  
變動不居耳本天者卽君子之時中本心者卽佛  
老之無忌憚於此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謬○無  
可無不可從小心敬畏中來方是聖學

愚按以聖言記於逸民之後亦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之意學者須要識此

太師摯適章

愚按樂正而魯不用之故散去朱子曰聖人俄頃  
之助功化如此愚謂此聖人之過化亦見人性之  
同然



周公謂魯章

愚按開國氣象總是一箇仁字故弘濶

周有八十章

愚按註云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愚謂此篇當與鄉黨篇參看聖人之所以聖人處學者當於此識取

子張曰士章

愚按人之一生見危見得喪與祭而已於此致謹

焉則亦無有不謹者也

子張曰執章

石門呂氏曰執德在體道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子夏之門章

石門呂氏曰尹和靖於二說單主子夏註意則交訛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提出不可與衆不能比較則子張道理未嘗不自成一說而以此闢子夏則不合矣○夫子過猶不及之論卻在此節論交斷案○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雖



平說而意重容衆一邊

子夏曰雖章

石門呂氏曰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爲因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隘是以不爲只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絕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若將小道盡情抹殺謂君子絕之使不與於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

愚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大故可以致遠

子夏曰日章

石門呂氏曰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忘檢校之謂○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有者爲所無既有者爲所能所無中有知有能所能中亦有知有能上知字非知行之知此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子夏曰博章

石門呂氏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



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尙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  
愚按博學切問致知之事篤志近思誠意正心之功心正意誠則明德明而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子夏曰百章

石門呂氏曰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爲學一重

成事致道輕重讀來自見前說是用力之專後說  
是用力之盡聖人教人於用力處較多故前說爲  
急耳○不遷於異物不奪於外誘是此節鐵板註  
腳學以致道句最難講講得不親切竟是下學而  
上達意思須知致是推致之致非招致之致也  
愚按學之中有講習討論之功亦有致知力行之  
功道者日用常行當於理而已中庸是也莫把道  
字看得支離而去

子夏曰小章

愚按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也



子夏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溫字卽從儼字中想出來厲字卽從溫字中想出來正見四時之氣皆備○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正爲此也然其徹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忽之容生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能做得筋骨肌膚痿廢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朱子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

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愚按程子曰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卽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如東西南北四方正定地道也非禮勿言也又曰唯孔子全之

子夏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信只是積久之後自然滲透非有術焉以取信也○信而後諫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浹



合上下兩邊說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  
事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卽平日與民相信不  
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  
得若謂要勞與諫而相信卽是機權術數

子夏曰大章

愚按程子曰大德不踰閑如君臣父子之大義小  
德如授溺之類更推廣之愚謂出入是箇權字權  
輕重使合於義也

子游曰子章

石門呂氏曰教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

末則盡矣尚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  
人能然學者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  
末爲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  
本入空虛而必以末爲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  
固同是聖人之道若近人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  
道理矣其所云本卽異學也其所謂末卽俗學也  
異學俗學都於聖學沒交涉○本末二字從本得  
名本卽根也末卽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  
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  
非本末不可分也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卽是本學



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意耳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灑掃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若以小子之灑掃應對進退亦算末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爲本則皆反末爲本矣其謬卻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務外言此本末卽就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子夏曰仕章

愚按仕學一理也不可偏廢

子游曰喪章

愚按寧戚之意

子游曰吾章

愚按過高便少誠實

曾子曰堂章

愚按堂堂致力於外也卽可以知其內

曾子曰吾章

石門呂氏曰致字卽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



於此非推以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自字尚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卻重在致字。只看親喪。卽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尚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盡其哀。這卻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卻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章不是歎人情之薄。僞要之天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

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卻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愚按盡其極之謂致。施由親始。情之至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

曾子曰吾章

石門呂氏曰。其他可能能字。指傍人後人之比。倣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渠孝行之中。以此爲最。尤人所難及耳。

孟氏使陽章



石門呂氏曰哀矜勿喜緊根上失其道來固是憫  
民之言兼有罪已之意蓋自禮教不明文網繁密  
民以無知誤入其中執而殺之與設阱陷民者何  
異以此思哀哀可知矣以此思矜矜可知矣猶有  
喜於得情者豈復有人心乎哉故愈得情則益宜  
哀矜勿喜若但寫作桁楊鉗墨傷割肌膚畫出地  
獄變相以是爲衆生之苦只是佛氏慈悲耳於此  
題相隔不知其幾由旬也  
愚按哀矜而勿喜仁人之所以動乎民情是所謂  
道也

子貢曰紂章

愚按註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置其身於  
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  
常度本無差失但所值入交度而爲食不得不然  
耳所謂更食是食過復圓非更改其行度也君子之  
過其本體光明無疵第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  
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  
見之及其更也亦非於心體有悔厲變易也但處



之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可發。

愚按玉不掩瑕人不以瑕而賤玉於石鏡不掩翳人不以翳而賤鏡於鐵君子不掩過人不以過而貴小人於君子君子之過真小人之無過偽也

衛公孫朝章

愚按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仲尼只是學文武子貢卻說他焉不學何常師須知是說仲尼之善學文武也○江水印月而月在江盂水印月而月在盂月無大小不應作江水盂水看賢不賢之識如是

○註中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說文武之道甚好甚確堯舜以來之心法都在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上惟朱子知之俗學不知也

叔孫武叔章

愚按此見聖人難知

叔孫武叔章

愚按無得而踰何傷於日月指明無以爲之故

陳子禽謂章

石門呂氏曰體認註中大可爲化不可爲意從諸門弟子求階而升等級推量出不可及之實乃無



一語落空。○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爲庸人至賢知  
便到一間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此處以天比夫子與他處不同他處以天比聖  
人言其於穆不已微妙處有相默契此只言其無  
階可升耳。○聖化神妙處全在斯字  
愚按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學者須識此意

堯曰咨爾章

愚按聖人之傳心中而已中者事事物物皆有箇  
中在不待安排不特堯舜禹相授受而已也湯武

之征誅亦中也中不徒在心裏須在事物上見故  
施諸政事者皆中也皆傳心之要也孔子雖不得  
位而行政而刪定贊修傳百王之心法亦中也中  
固是天下之大本然有戒慎恐懼之功在必兼事  
物而言則中與和是合內外之道濂洛關閩之主  
敬亦中也斯道之傳所以異於佛氏者此耳學者  
不可不明辨之也。○或謂不可以中字貫通章固  
是作時文道理而極詆爲不通之論則俗學之見  
也。○寬信敏公於堯舜禹湯武王咨命誓師施諸  
政事中見出是所謂傳心之法也然則寬也信也



經記  
論語  
五  
敏也公也一中而已

子張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因之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田疇樹畜士女蒸嘗纔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因字好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卻一分也擇字好是省得一箇人便不多遣一箇人也○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

精一執中至時雍咸若皆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所謂欲而貪也只爲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爲貪不算欲仁帝王仁政教養漸摹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泰而不驕段與前後四段語勢微別衆寡大小皆無敢慢似只講得不驕兩字學者正須於言外體會出泰字意思試看莊敬人定是何等樣從容氣象便得之



矣古人謂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蓋成德之人恭自能安若學者做工夫則須專向恭處著力安不可以勉爲也所以泰而不驕單講不驕而泰之意自見○他人纔威便犯猛纔不猛便無威此外更無妙法必君子正尊人畏方可當此所謂正尊正自有工夫在耳

子曰不知章

愚按命字不指氣數是理之自然者禮者履也進退俯仰有所持循也知言卽孟子之知言格物窮理是也○尹氏註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

者不可草草看過則知命正樂天知命之學與首章不愠相應而淺深不同不怨不尤之下學也禮是日用現前之規矩準繩也知言則格物窮理之事也

釋註

論語下終











